

目录

1	prologue	3
2	unknow chapter	5
3	first chapter	15
4	second chapter	36
	目录	

这是一次实验，一个证明。所有的实验过程都是可预测的，只是现在没有找到系统性将多变量整合的方法。这个实验注定会失败，但这个实验也会留下一个稳定的遗产。

Chapter 1

序章

不可准确定义，根据铅同位素丰度认定为 $4.59 \times 10^9 \pm 1\%$ 年，起点为地球聚合

所有的物质都有终结，花卉凋零，人会病逝，就连周期性在人们头顶高悬的太阳逐渐缺乏巨变而塌缩为黑矮星。

所有的东西都在朝着共产前进，就连麦克斯韦妖都变得愈发健忘。

就连人类所能感知到的最大范围，可见宇宙的膨胀也无疑问地开始减缓而又增速。

本来所期望，或称为痴心妄想地把膨胀的反向与宇宙学的箭头反向进行正相关匹配。

从这点上来看，也说不定是一件好事也说不定。

只可惜，根据第三代 LISA 的精确测量，就算所有的质子都衰变为 π 介子和 e^+ ；主观寿命为三年的光子衰变为正反中微子之后，宇宙也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变化了。

诞生是死亡的指针 (switch)，死亡时诞生的方案 (case)

生命

第一次被准确地被定义于 1944 年，《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 Erwin Schrödinger

生命是负熵

“生命赖负熵而生”

“活着的物质，尽管没有违背迄今的‘物理定律’，仍然蕴含着聊前所未有的‘其他物理法则’，而这定律一旦被揭示，就会镶嵌着一

样成为科学的基础”

“意识是一个由复数未知组成的单元变量所构成的直接经验是唯一替代的方案；而唯一那些看复数的部分也仅仅是一系列观点对一件事的描述”

负熵行为是生命的证明，意识行为的维持。

一旦意识被产生，就会促进生命的蛮横生长。

其中，一种被定义为“人”的生物屹立在地球之上。

在不到六十个数量级的基本时间单位内产生意识并开始积累力量，并在五十三个数量级的基本时间单位内迸发出惊人地力量。

这里是日志，重复，这里是日志。

Chapter 2

不连续的章

推开略为变形的防火门。我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破败的大楼，冒着浓浓的黑烟。被人随意丢弃的轿车将公路塞满。枪炮声不绝于耳，还有炮弹器所发出的变频的噪音。

这应该是人们形容的末日。

???“怎么可能，难道是，战争?”

颤颤巍巍的走在这条路上，靠近一辆停在路边的车。车已经被完全烧毁，驾驶座上有一团黑漆漆的东西吸引了我。

???“不可能吧”

仔细观察，是一副被烧的不成样子的尸体。

肌肉已经完全萎缩，大部分依然碳化；身体内的脂肪层早已无法维持结构，在燃烧中留下橙黄色的印记。一些裸露出来的骨头被熏成黄黑色。

就像在高温种融化发黑的蜡像那样，但是比起蜡像真是更多，也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呕——”

就算已经见过了很多尸体，但是这样令人不悦的场景还是无法承受得住。胃里就像有一个不停运动的活塞，将仅存的一些胃液顶了出去。

而喉咙又以反方向将那些上升到一半的胃液压了回去。

???“呕——”

呕吐变成干呕，我决定——

也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情况，现在应该赶紧联系才行。

掏出手机后，快速拨打了号码。

手机“对不起，您的手机不在服务区，请——”

果然没有信号么，弱电力塔看样子是被**彻底的破坏了**。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有些失望。

按照末言之前教过的方法，应该能感受到她的位置。我将右手伏在公路上，屏息了一会。

???“嗯——”

但是什么效果都没有。

平时就算再失败的情况也会有所反应的感知，而现在就像是在非零点对 $\delta_0(x)$ 进行取值一样

我在心中咒骂着一切存在在这个世界的宗教的所有神灵，虽然我并不相信其中任何一个。

?“啊!!!!!!!!!!!!!!”

一声惊叫从前方传来，我朝惊叫声望去，一个人影从前方十字路口跑了过来。从姿态来看是个女孩，穿着一身红白相间的校服——陈整蚕中学的校服。

我刚想要招呼她过来，就看见在她的身后有一群黑压压的物体在紧跟着她，就像是被黑烟缠绕着的人群一样。

那群黑色的东西难以用语言形容，并不是因为其结构的复杂，更多地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人群所组成的黑影完全没有细节，只是复数的“一种东西”。

但就是这样的群体，让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栗。

我没有办法从我躲藏的废弃车辆后面奔跑而出，帮着那个学生。

我吓得赶紧蹲下，躲在被烧毁的汽车后面，透过反光镜的碎片看着女孩。

有什么东西落在地上。

那个女孩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因为她刚好到在那后视镜的视野之外而看不清楚。

我不敢将头伸出这唯一能利用的掩体，只能略微低下头，从车底那极其狭小的缝隙中试图确认接下来必然的后果。

倒下后的女孩，没有起来，而是仅仅坐起一点一点的向后挪，嘴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所有吐出的文字都混杂成一团完全不能听清，那声音更多

的是低沉的咳嗽和呕吐的声音。很快女孩就好像被什么东西裹住，团团包围，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女孩的身影。

“啊!!!!—————”

这是我听到那女孩的最后呻吟。

这呻吟，这惨叫声仿佛是女孩对于挣脱最后而最有力的突围，就算离得这么远，她的声音依旧没有减弱，还是让我清晰的感受到了她的绝望和痛苦。

我觉得有些惭愧，但更多的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之后心里反而感觉极致的平静。将心头那些无关紧要的心事全部抛之脑后。现在不是想这种事的时候，逃命要紧。

我冲出了那汽车的残骸，虽然在哪之外方圆百米都是平地，但结块的水泥残渣和沥青块让人难以奔跑，踉跄着想着那黑影奔离。

那群黑影，朝我而来，奔我而去。

很快，随着惨叫声的停止，那团黑影散去，地上只剩下一个被浓烟包裹住的人形。黑影散去后便很容易看出是由两三组同样是被黑烟包裹住的人形组成的。

这就是被“种”所侵蚀的后果么……

我虽然在不断的奔跑，感受不到自己的脚踝和肌腱，自己的重心还随着地上的障碍物而忽上忽下。可我还是不由得向后看去，一直倒在地上的女孩的“尸体”突然动了。

虽然不断地回头会让我更加难以向前奔跑，但我还是不断地侧过头用余光确认距离。

我的感受神经像是回来了那样疯狂的提醒我不要去慢下一丁点脚步，试图将这种难以理喻的景象完全放置于视线之外。

但该看到的还是会看到。

“尸体”在地上扭了几下后，突然站了起来。说“站”了起来并不准确，因为“它”更像是拔地而起。

她全身的肌肉像是被点击了一样不正常的抽动着，晃荡着向前面曳过去。

记得那时，纸神这么说道

纸神“那些脆弱的人，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变成‘种’的。”

平京“种”到底是什么！

纸神“当你看到了以后，你就会理解了。”

这就是‘种’么。

表达意味被剥夺后也会变成“种”么？

那么那些死去的是什么，那些没有死去的又是什么？

这些“种”就像沼泽，吸血鬼……不，是蝗虫。

没错，就是蝗虫。这些汇聚到一起的“种”简直就像蝗虫一样，成群结队的寻找食物，一扫而光后便向下个目标一起涌去。

继续向前奔跑了好像有三个街区，后面那如同金属撕裂般的声音也几乎消失了，在这时我才不由的停下了脚步。

这里的道路已经完全废弃，路上有着超过半米以上的裂口，车辆在这已经完全失去功能的道路上横七竖八的停放着，有的相撞引起了不断燃烧的火焰。有的泄露出了那种刺鼻的芳香烃有机溶剂特有的味道。

我虽然已经到了疲劳的极限，但我并不能在这种环境下大口的呼吸。我试着让自己再一次冷静下来。

听别人说数质数能够让人冷静下来。

贰，叁，伍，柒，拾壹，拾叁，拾柒……

有的车里已经没有人了，但更多的里面还有着固定在三点式安全带上无法脱身的尸体。

那辆红色电动车里的残骸身体上没有任何切割伤痕，但是因为安全气囊的受力不正确颈椎整个向后搓了一尺。

壹佰陆拾柒，壹佰柒拾叁，壹佰捌拾壹……不对，是一百柒拾玖……

刚刚经过的那辆有年头的燃气机动车已经成为了一团火炬，看样子是因为底盘的导油管破裂和引燃……

肆佰零壹，肆佰零玖，肆佰壹拾玖，肆佰贰拾壹……

又走了一小段路，空气中天那水的味道不那么明显了。

我终于坐了下来，擦了擦汗。

一切都是那么非现实，来自地面传导全身的温度让我明白这不是做梦。歇息片刻，我决定赶紧离开这里，这里并不安全。

???“呃——”

???“嗯？”

什么声音？

快速扫视了四周，好像是从前面那辆双门跑车里传来的，那辆车撞在了硬化铝的电线杆上，整个前机盖都变形，连内嵌式的防滚架都折成数段。完全没有了当年宣传语中“生来就是告诉我们功能与外形可兼而得之”，而只是一坨让人感到不安的废铁。虽然没有任何的燃油泄漏和燃烧，车里却有一具烧焦的尸体。

尸体。难道？

我感觉我的心率急剧上升，这种感觉我已经快要忘记，就好像是那独一无二一掷的考试中全力奔跑后的我那样……真是可怜的感觉。

壹仟肆佰叁拾叁，壹仟肆佰叁拾玖，壹仟肆佰肆拾柒……

我用手支撑着身体，缓缓地抬起身子，心底里有着强烈的欲望去探头去看看那个尸体到底有着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突然，一个漆黑的手臂从副驾驶的位置伸了出来，同时有一个黑漆漆的头骨探了出来。这颗头骨已经没有了上半部分，但是它转到我的方向，仿佛在看我。

我的语言连同呼吸就像血块一样凝固在喉咙的中间。

我的心藏好像停止了跳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关注的东西。

???“嗷——”

烧焦的尸体发出难以辨析的声音，低吟的怒吼掺杂着刺耳的撕裂的高亢尖叫。

那个我无法确认是否为尸体发出了嘶嚎，然后双手扒着车窗想要从车子里出来。那车窗本来就已经残缺不全，这尸体没两下就又破坏了一大半。

我被这一幕吓得惊慌失措，本能驱使着我爬了起来，向着身后跑去。

“嗷——”

嘶嚎声越来越长，我回头瞟了一眼，发现一团黑烟在慢慢的在他身上蔓延。

那是“种”，肯定是这样。

还没等我跑过一个街区，就有其他的“种”成群结队的从各处涌了过来，就像是被那个声音吸引了一样。

慌不择路，我逃向了一条小巷，小巷阴暗少光，一线天空被各种废弃的空调机遮罩。印象中是通往一个废弃的工厂，当然在这混乱的状况下我也无法确认。

如果是人少的地方，就不会有“种”的吧。我这样想这，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

在小巷中不知跑了多久，感到有些体力不支，早知道就早点锻炼身体了。

幸好“种”的行动能力看起来并不强，只能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我把速度放慢了，但绝对不敢停下。

“噉——！”一个黑影突然从地底钻了出来——黑烟包裹着的人体，是“种”。

我被突然出现的“种”带来的气浪冲倒了，虽然我并没有什么依据，但感觉这个和之前遇到的都不太一样。虽然光线昏暗，可与确认的是他好像提这一个类似于棒球棒的物体。

我匆忙中爬了起来，完全没有顾及到刚才因为摔倒所受到的擦伤。

“噉——”身后又不知从哪里钻出个“种”，这次我没有被气浪冲倒。

分析：

依照现在的情况，我大概已经必死无疑了。

就算是换成两个成年人想要我的命，手无寸铁的我也只能期待奇迹。

更何况是我面前的两个人形的威力远大于提着铸铁钢管的成年人。

我不想死在这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凝视着站在我最前面的“种”，希望就像只是犬科动物那样产生威慑。

在这种被寂寞包裹的绝望中，我观察着逐步向我靠近的——被黑烟包裹，依稀能看见他的五官和身材，但我没有时间去在乎。

我要找到机会。

我观察着他的动作——右臂提起，左脚微微向前。在他挥起棒子的一瞬间，我身体向右躲过他的攻击。

但他的手腕不自然的突然反向折叠。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早已骨折了。

反手的一挥打在我的脾脏的位置上。

强忍着这钝痛，并且试图从他的左侧穿过去。

成功了，“种”的动作果然迟缓，我怀揣着一份喜悦向前奔去。

??? “啊!——”

刹那间，一个“种”屹立在我的眼前，手里挥舞着棒状物向我袭来，我下意识的用双臂挡住了。痛苦从小臂蔓延到整个上肢，我觉得我的手臂绝对

骨折了。

竟然还有一个，我完全的失算。

“呼——”

一阵风从耳旁吹过。我看见一个“种”就站在我的头顶，高举着棒子。

我要死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去逃命了。

再见了，这个人人称赞的美好世界。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

让后听到的是空气膨胀的声响。

熟悉的枪声，大口径手枪装载着石墨泡沫结构消音器的闷响。

女性“平京！平京”

这个声音？

女性“平京，快睁开眼啊！睁开眼睛，看着我！”

焦急的询问中还带着命令，夹杂着哭腔。

就算我已经死了也要为她睁开眼睛。

我睁开了眼——一头光滑乌黑的长发虽然已经凌乱，不像她往常那样用热缩管直接将头发绑起。有的发丝落在了地上，有一缕头发站着不知道是谁的学，有的甚至因为油污而结块。

但还依旧是那样，她还是我认识的她。

血月般的赤瞳已经泛着泪光，紧蹙的眉毛像细线描在洁白的白纸一样。

平京“末言…”

你没事就好。

末言相识强忍着泪水，略微哽咽说道

末言“平京！没事了……要结束了……”

说罢，少女将头埋在我的胸前仿佛要大哭一场。

我顺势摸了摸她的头，乱成一团的头发和我已经满是伤痕的手搅合在一起。

摸别人的头就是这种感觉么。

……

末言“他们早就安全了，我感受到了你的召唤才匆匆赶来。我本以为你在那里会没事而没有及时赶过来……我不能再离开你了！对不起！”

少女又哭了，我坐了起来同时将她抱紧。

平京“没事，这是过去的事了”

我这样安慰着，这也是我学到唯一在这种场合能用上的安慰话语。

平京“这里不安全，我们赶紧走吧”

少女脸可能是因为情绪激动而充血红润，用手背擦干了泪痕。

吸血鬼也会脸红啊。

平京“不过我可是没力气，对不起了。”

少女低下了头，害羞的把手伸了出来，示意让我去握。我把手伸了过去，紧握着她的手。

少女双唇一抿，头低的更低了。

末言“要出发了呦”

声音有些颤抖。

平京“啊，拜托了”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却连紧张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少女脚轻轻一点，我就直接被拽到了平房的楼顶。她就像我的重量完全不影响一样拉着我飞奔在楼顶之上，时而跳跃时而疾走。

平京“可以了，我自己能跑了，这样跑也不方便”

少女回头看了看我，松开了手。

我随着她穿过了平房区，接下来的路不得不穿过“种”的包围圈。

前面，是一个大型的广场。

面对黑压压的“种”的集合，不知是因为劳累还是恐惧，我的双腿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

末言“这个，我帮你带过来了。”

少女把她腰间的 M1911 特制版手枪和几个弹夹递给了我。

末言“就像之前那样，照顾好我的后背”

少女对我微微一笑

末言“既然这样也没办法了，兴废在此一战”

平京“今日天气晴朗但是波浪高么，这里我记得不是沿海城市啊……”

我不知为何略带微笑摇了摇头，做了个深呼吸，拉好枪栓。

平京“下回再一起去水潭寺吧”

少女没有回答，默默地掏出了另一把枪和一把蝴蝶刀。

看着我，眼里充满了自信和希望，还有那些更深刻的感情。

当然，这是我的推测。

末言“走吧”

少女冲进了“种”群中，我紧跟在她的后面。“种”群看似庞大的数量优势在末言面前毫无作用，如同螳臂当车。末言一个飞踢便将那黑漆漆一群撕裂出一个口子。但是“种”群涌上来的速度也是极快的。

少女挥舞着枪和刀，方圆数十尺没有一个“种”能够接近。

没有一丝恐惧，也没有一丝怜悯。出于节约，一般接近的“种”末言直接用手背进行击打，稍微强硬的种就用刀或者枪击破它的表达意味。

我看来，就是强。

单纯的那种实力上的差别，不是数量能够弥补的。末言就这样一路披荆斩棘，转眼间就已经到了广场的另一头。

末言“马上就到临时弱电保护区的范围了，再坚持一刻钟。”

平京“了解，清晰确认。”

末言就是这么样的人，光从他此时的脸庞和目光人们就可以看到勇敢与凌厉。

纸神说过“她有着自己都不曾确认的深度。”

一切都看起来很顺利，北育政府宣称只要弱电立场塔存在一天，“种”就不可能威胁到人类。

不过到现在一切都太顺利了，这并不正常。

“轰———嘎！轰——”

沉闷的引擎声从“种”群中响起，同时远方的“种”们发出“嗷——”的哀嚎同时就像波浪一样被倒下，起来。

噩梦刚刚开始，一坨黑色的装甲向这边快速推进，将一切其前进道路的独挡清除。

冲过来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辆坦克。

坦克明显受到了激烈的伤害，可以看到数个明显的穿甲弹痕。

平京“为什么……是什么，这不对劲”

卵形炮塔，五对负重轮。

平京“难道……”

停下来了！125口径的主炮对准着末言，而末言并没有注意到那边。

平京“坏菜。”

平京“末言，快跑！”

我向末言跑去，我能听到战车上武器站的.50 通用机枪的嘶吼，要来不及了。

末言疑惑的回头，我张开双臂，尽量保证能将她抱住扑倒。

“嘣！”

坦克炮产生巨大的火光，整个广场我觉得都听得到那高速弹对空气的摩擦与突破音障的炸裂声

战车开火了，我扑了过去，试图把末言压在身下。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只是感觉从后背到后脑勺都如同做热疗一样。不作死就不会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Chapter 3

第一章

2038 年

缓缓从舒服的座位里醒来，并将坐姿调整为端坐，让自己适应车厢内的光线。

虽然没有任何可被感知的震动和定向的空气流动，但是从车厢外的风声和不断向后刷新的地表又无可置疑地表明我在移动。

列车的高速移动使得进出的景色都糊成一片，远处的也过于渺小而难以辨析。

但其实就算这亚音速的列车能够停下来让像我这样的乘客欣赏沿途景色，我也会感觉到难以辨析。

毕竟现在刚过完年，平均超过一尺的雪将整个地表覆盖。将这个没有车站的荒凉村庄覆盖。

这样的雪，在这边已经算小雪的了。这里，离我的老家也没有多远。

我的故乡，或者说是老家，在边罗刹，至于以前叫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也对此不感兴趣。

我的故乡是一个无趣的地方。

是的，非常无趣。四周出了自己居住的小镇和链接的沥青/混凝土混合路之外，就是树林。

黑压压的树林就算是没有树叶雪铺土地的严冬，也只能看到不到百米的距离。

一层又一层黑色的树干，只有少量的阳光透过顶部的枝干照射进来，如

果没有任何准备就进入森林的话基本也不会有人能再见到那鲁莽者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情愿去阅读自己从家里旧书架上顺下来的《资本论》然后在高速列车的软座上睡觉也不想去看这窗外故乡的景色。

我不认为这是景色，这只是外界的环境罢了。

当然除了伏特加和废弃的军用品堆砌的日常，童年还是有些许值得回忆的东西的。

还记得那时用极低的价格买些许用西里尔文字写着的罐头，那些罐头用非常结实的铁皮装着，就算是用专业的开罐器也很难轻易地打开，就算是冻上了也不会膨胀。里面大多是鱼子酱和一些别的水产。在冬天直接走过黑龙江，和那边的人换一些印着同一个人头像的纸币。

“不要红色的，棕色的多给几张。”

这是当时的经验，还是那些鄂伦春族的人告诉我的。

当年春节时，还记得自己迷失在数不清的人流之中，他们穿着深色的羽绒服，我当时什么都看不到，那些冰灯什么的我只能够从照片之中了解到其样子。

至于其他的，埋藏在记忆的深处，混杂成一团。

这种记忆，就算忘却也并不是惜。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一个乘务员推着一个小车零售宵夜。

“一份煎饺，加热就不用了”

乘务员：“好的，一共是 200 元。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就行了”

乘务员：“对不起这位乘客，刷卡的话是使用哪个名字？您的信用卡下游……”

平京：“用‘平京’就好”

制动阀与铁轨接触，发出了一段持续且高亢的噪音。

列车已经到站，透风的车站虽然对我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还是让刚从温暖的车厢内部出来的我轻微的打了个寒颤。

我回来了，北育。

这里依然是华山以北最大的城市虽然还有大部分的地方被废弃。曾经这个城市是位于两个山脉交叉处东南方的平原地带，后来因为地质学变动而实质上废弃了南部的城市，沿着燕山山脚向黏菌一样附着在上面，虽然

我的比喻并不恰当，但基本上感觉是这样没有问题的。

这里，有着全人类最好的教育，最棒的医疗与物流系统。虽然才度过“灾难”后不到八年，却完全看不到一点收到过那样恐怖天灾的残留。

至少在市中心是这样的。

这种发达城市的生活成本，对我而言也是理所当然不能承受的。

住所，也当然是在北育的郊外。

火车站外的街边停满了那些没有牌照的出租车，每一个都在用尽全力招揽。

但是那些司机是无理由也不可能把我送到住所的，至于原因那就复杂了。

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街边的路灯的橙黄连成线，随着道路延伸到远方，

现在天色已晚，但是街边那些小吃摊还在营业。用着那种脸颊的塑料布遮挡高楼的空调水，随意在并不能称之为干净的地面上没有任何规律地摆放着白色的八仙桌和可以叠放的椅子，烤串和麻辣烫飘着水蒸气和烟尘的摊位前还聚集着大量的食客。

这里离故乡还有五百里，这里离故乡还有五百里。

这诚然是个玩笑，我这么说只是表明这里和我的故乡没有任何的联系。

这里只是我现在的住所，我的故乡早已在震荡之中被磨平，然后被遗忘了。

我在这里已经断断续续生活三年了，从身无分文到自己能够经营一家小企业并能够有所盈余了。

总之，就算这里离我的住所没有五百里，还是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要走的。

.....

平京：“呼呼呼……累死老子了。”

虽然一路都是人行道妈蛋这崎岖不平的地面走起来和登山没什么区别，全程下来的运动量和等距离的竞走差不多。

总之，我回来了。

在我面前的，是一栋只有七层楼高的自立建筑。

听说是很有年代的那种老楼。只是刚好在灾难前做了加固延寿处理，而

且周围的地基也相对比较的坚实，缺乏地下水层，总而言之这个建筑逃过一劫。

后来经过了几次转手，这栋楼就落在了我的手里，至少大部分的楼层是这样的。

一到五层全部买下来用于储存，六层买下了剩下的房间打通隔断用作居住+办公的场所。

虽然还有好几间没有买下来，但也是只有产权的那种空户，应该没有什么人居住的。

当然就算有人也和我没什么关系，毕竟这几年下来我也没有见到过有别的人进出这里。

用特殊的钥匙打开第一层房贷门，一股强烈的灰尘和臭氧混合的味道就直冲嗅觉感受器。

平京：“果不其然啊，虽然说所有散热都换成了水冷并将那些镂空处用绝缘胶带固定，电路板的漏电问题还是很严重啊……”

而且还很热，那种空气中干燥的炎热。

而且还要考虑新的通风解决方案了……要不是基建都完全毁没了，我都想在北极圈租个屋子去架设服务器了。

这些服务器要换主板的话又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果将企业及服务提价的话今年是不可能了，毕竟上个月刚根据通货膨胀率刚调整了价格，如果再调整肯定会被骂的很惨。

其实被骂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但是客户会大幅流失，更实际的是会减少收入。

说白了就会变得生活拮据。

算了，用吸尘器把灰尘给处理了来的更现实一些。

平京：“今天我记得是五级风吧，开窗换个气应该没啥问题。”

然后我就后悔了。

打开窗户的同时，冷空气夹杂着落叶的残渣涌入这已经足够脏乱的机房。空中本来应该自由落下的那些灰尘土壤糊我一脸。

没错，就是糊我一脸，感觉从鼻腔到牙龈舌头上都有灰尘。

平京：“咳咳……是哪个脑残想到去开窗户的”

虽然我的呼吸道受到了摧残，但那巨量的灰尘也至少吹散了三分之二。

戴上那双三层涤纶的防静电手套，把手持式吸尘器通上电，调成最高档。

人要长教训，戴上了油滤芯的防毒面具。

总结一下

快半个月没操纵这些玩意了，差点拆坏一个机箱的面板。

结果是好的，从一层到五层所有的服务器和高密度储存磁带机与高速次口径迭代读写装置都得到了妥善的清理。虽然不像刚购入时那样干净，但也算是对得起“高科技”这个词了。

平京：“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除尘机器人，或者静电吸尘装置……”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灰尘？

我想不可能的，这种东西只会将我弄得身心俱疲。

爬上六层，回到自己在北育唯一的窝。

虽然将两套房的隔断打通了，但因为最近数据的暴增，出了用于生活的最基础空间，基本上都堆满了那些必要但对电量需求不太大的中继器和部分的 raid1 结构磁带储存。

虽然这些器械不会造成大量的漏电和散热导致的灰尘，但过大的体积和磁带读写的机械运作声音还是会让初次进来的人感觉难以适应。

至于我？反正我都适应了，就算是那些叽哩哇啦的针头碰撞和轨道缺乏润滑的刺耳声音都早已习惯。

不习惯还能怎样，不是照样活着么。

……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就这样重复了上千天的日常，基本上就是不断扩展的日常。

太阳下无新鲜事，虽然还算过得去，但是这种日子十个人我想都会认为是索然无趣的。

这种个人抱怨不提也罢。

网络无穷大，而所蕴藏的可能性我相信也是无穷大的。

我现在的住所，也是“公司”的唯一门面——Peace ISLE 有限责任公司。

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我一个人的工坊，唯一出我以外一个雇员还是在网上传络办公汇款的那种协议工，到现在我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不过虽然不是明确的契约工，但是对方的工作质量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甚至是完美的让人感到可疑。

比如说，本来数据库逻辑是用 **OVERLAP#** 编写的，但是对方还是用 **Haskell+Lisp** 给我重构了一遍数据库，结果是运行大幅提速并且服务器功率下降了一半。

当然也造成了一个更加恐怖的后果，这种反人类语言写出来的东西我基本读不懂，能维护的人也就只有那个“对方”了。

出于方便我的叙述，我会用对方的联络化名“美香纸”作为称呼方式。

毕竟她（这个人称代词是她在聊天中确认的）的支付账号的名字是一堆乱码，我也不知道她是用何种方式做到的。

幸运的是，她对于薪水的要求不高，基本上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当然，她的严谨也只限于工作方面，在聊天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说什么有用的东西，从最近的娱乐新闻到那些我不去用定向搜索就不可能知道的历史上的故事。

扯了这么多，这个小霸王级别的网站终于登陆成功了。

这个网站，说是网站，但也只能用 **telnet** 才能登陆，虽然现在的 **telnet** 能够支持图片和一些互动插件，但说实话，这种网站还能存在也是一个奇迹。一个没有任何美观可言的 **BBS**。

当年，在边罗刹的时候，那边并没有什么先进的个人电脑，我用的那一台还是从废品堆里攒出来的，还记得当年用真空管接在电源处。现在想想，这种行为毫无意义。

时代在变，那种先进的网页基本没有一个是能够让我的那个“电脑”使用的，毕竟那时候就已经插件特效满天飞的网页是完全没法在那种纯文字浏览器中显示的。

登陆我的 **id**：晴空波澜，密码：***

通过论坛助手，看到了不下十条的回复。

里面除了一两条没有什么营养的支持/反对的内容，全部是来自于一个叫做“默示 **AP**”的人的回复和反驳。

基本上，是关于经济方面的。

我是倾向于古典经济理论模型的，而默示 **AP** 更多的是使用纳什均衡的博弈论，更倾向于“必然出现的偶然”

比如我在一个帖子中宣称股票因为所有的持有人都是理论上的信息完

备取得者，没有人能够在股市中稳定而持续性的获益。

她就反驳我说在数次的巧合后持有者会对市场中曾正确选择的买卖者的行为产生盲从，从而被反向利用而达到持续性获益的目的。

我是难以反驳她精心在这种全文字的论坛上用 `ascii` 符做的图标，还有那些大把的论文引用。

我是没有点进去那些论文的连接，并不是因为我的时间紧迫，只是单纯由于那些论文所存在的资料库收费对我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是的，一个字数不超过 3000 的总结性论文，底下的引用页超过 4 张纸的那种，收费都近乎达到了一块钱一个字的地步。

我想这不是因为洛阳纸贵这样的缘由。

我曾手动关注过一段时间默示 AP 的帖子，都是那种经济上的回复，用那些稍微有年代的经济诈骗。比如说 2020 年的那场复杂的融资诈骗、2008 年的一个庞氏骗局、2030 年的保险欺骗、2034 年的身份信用窃取……

总结是：基于那些天真的以为进入股市/期货/基金和企业债券就能大赚一笔的人泼上冷水……对于他的话更多的是泼上一盆液氮，还是那种不到一开的液氮，从头上泼下来之后还会顺着毛细在爬回头顶的那种严寒。

反正我的语文老师早就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我这样不恰当的比喻应该能被人接受吧。

以前我还会和他有一些激烈的争辩，一天能够相互回帖战个上千层。后来到时没有过这么激烈的论战了，我和他我想更多的是因为那些论战得到了了解。

毕竟直到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了。

说白了，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有限。

有的时候一些想说的话就是停留在脑干之中不能向下传达，与其说是缺乏逻辑更不如说是缺乏对于文学上辞藻与运用的熟练度。

平京：“终归中文不是我的母语，我能说成这样让那些中国土生土长的人听懂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时常这样安慰我自己。

所以，我基本上说话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对话的倾听者而不是参与者。

论坛上的很多人都说我很客观，其实这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局。

我现在更多的是发起讨论，比如“北育的教育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否是可持续性的？”，“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教育大纲？”，“如何聊天儿不显得很蠢？”

当然第三个蠢问题是我用来对付美香紙的，我并不会在这种低级的地方骗人。

.....

虽然大家都说北育没有春天，只有冬天和夏天的突然转变，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还没到三月，外面行道边的雪堆还没有化干净，在街上走的话一股冷空气就能让人打个寒噤。

不弱就算是这样的天气，我也没有启用独立制暖的小心电锅炉。

这种电锅炉虽然对于电费的增长来说忽略不计，我不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必要。

虽然大家都说北育没有春天，只有冬天和夏天的突然转变，但这对我没有什么阴险。

现在还没到三月，外面行道边的雪堆还没有化干净，在街上走的话一股冷空气就能让人打个寒噤。

不弱就算是这样的天气，我也没有启用独立之暖的小心电锅炉。

这种电锅炉虽然对于电费的增长来说忽略不计，我不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必要。

在我的卧室里放置着好几打的不间断电源服务装置，用于给下面一到五层的那些宝贵机器稳定的电压。

虽然说我的房间里放置着这么多的稳压电源，但如果真的断电了的话，整个储备电能撑死了也就能支撑个一刻钟，然后所有的服务器就会理所当然的宕机，重新架构 Linux 环境还得花费至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别问我这么理想的时间和后果是如何产生的，反正不是计算出来的。

总而言之，为了防止火灾而分布在我房间四周的稳压电源就像一个个暖手宝那样，虽然单体的温度并不算夸张，但多个这种供暖器已经改变了整个房间的对流方式，让我提前感受到了立春之后北育的温度。

在这种烦躁的气氛中，我不断的刷新邮箱客户端，这不光是为了工作，也是排解最低等级的无聊的一种手段。

“叮咚”

这个声音并不是门铃，其实我也根本没有安装真正意义上的门铃于我的房门，唯一一个具有体型房主有客人要求进来的工具是一个捡回来的敲门器。

虽然是捡回来的，但看上去材质又轻又硬，我很是满意。

话跑远了，这个声音其实是我的私人邮箱的提示音。一般情况下知道这个邮箱人数的不会超过你手指头的个数。

“from: 陈整蚕中学行政办事处; to: 平京先生”

“内容略”

其实这种充满了恭维话的新建基本上只要去读段首句就可以明白整个信件内容的框架了，甚至可以说直接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足够了。

以前这个中学给我发邮件都是通过工作邮箱接受的，也不知道是哪个损友将我的私人邮箱地址给抖了出来。

算了，这种事情计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我现在的私人邮箱出了撑死了一周才会又一个有用的邮件，其他的都是当年注册工具时留下的邮件推送。

其实这个邮件就是“诚挚”地邀请我去执教，给那帮熊孩子。

我算算，现在是二月末，离中考也就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也是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吧。

说白了就是一群根本没有什么上进心的学生需要提高学校的升学率，而这个学校是文科全市数一数二，理科教育基本只有基础教育大纲水平的中学。

我想，我可能就是那种类似于“外援”的角色了。

平京：“恩，看来时薪给的还是挺想模像样的么”

毕竟公立学校就是不一样，教师工资不用上税不说，好对项目还有实在的福利政策。

虽然我到时候也称四十一个外聘教师，但是我还是能够享受到工资税务的减免还有在外非教学工作的税务免除。

“尊敬的行政办事处人员：

我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平京

2038.2.28”

对方的回复到时出人意外的及时，完全少了那种国有企业常见的缓慢和臃肿……这让人不由的怀疑对方是否也和我一样无所事事。

“平京先生：我很荣幸能收到您的回复，我们只要求您能够每周对初三和高三的学生进行数学物理化学和部分地理历史的辅导，每周大约 15 个小时即可，多出来的授课时间按照合同的双倍进行结算。您所有的教学要求都挥霍的满足，这只因为本校相信您的教学水平能够带领本校学生在一次走向辉煌

蚕行政管理处江三峰

038.2.28”

平京：“……还真是丝毫不掩饰自身的不足啊……”

反正与其闲着坐在这个旋转座椅上无聊到发毛，还不如主动找点事干。

“明天我会到你们陈整蚕那里，至于上课的时间我来定。”

这封邮件我完全没有按照标准的格式来书写，更像是写了一张便签。

当然这并不重要，因为现在我是话语的掌握方，依我看我就算只回复一句“可以”都是能够让对方欣然接受的。

好吧，我将再一次为人师表了，虽然我其实并不喜欢那种感受就是了。

虽然讲台只比地面高了不到一尺，但是视角的转变使得我看学生的时候会感觉更加的闹心。

那些拿着巴掌大小的课本和文具袋来掩藏私人的个人终端的，在完全没有什么遮拦的课桌储存空间里吃着面包火腿的。

这还是比不上吃韭菜辣面筋的那种奇葩，我记得那个学生只要一撕开包装，整个教室都是那种廉价的味道。

他倒是吃的挺香，但闻起来并不是那么美味就是了。

话说跑了。

总之期望那些近乎于三年都在学校里划水的人能够在这么几个月跑去双休日和法定假日撑死了两个月的学习就能拿到优评级的学生，脑袋一定被门缝夹了，还是液压门的门缝。

……

虽然这个学校同意我穿便装去任教，但是我还是穿上了白色的衬衫。说实话刚从所料包装拆开的时候整个衣服就跟用过半把年的抹布那样硬。

这种衣服穿在身上有点硌得慌，尤其是这种掺着 20% 涤纶的。

不过幸好现在还是初春未到，冬天已经消去的日子。

尽管走在崎岖不欧尼的水泥路上让人略微发汗，但时不时吹过的冷空气再一次让我冷却下来。

背着我的个行李袋，向着在数公里外的公交车终点站走去。

我现在在住在北育南，就是一片未开发的地方的样子，除了我工作兼生活用的房屋外，那里目之所及就没有几个是完整的建筑。

往东南方向走个十几公里就可以看到参差不齐的海岸线，记着地理上曾经这里的海拔在 43.5 米为平均，现在我那里因为“灾难”的缘故整个地心向上隆起了近乎 30 米，然后地面高度随着不断靠近东南边的隶直海湾下降，然后再深入海岸半百千米后大陆架变成大陆坡……

当然，简而言之面目全非就是了。

那些被划分为“废弃”的楼房里面还有很多的人住在里面，有世代都住在这里不舍的离开的人，也有做着被强迫拆迁敲一笔巨资的人，更有父母去北边拼死拼活打工而留下来的儿童。

完全没有什么清理，但比起尘埃更多的是那种质量更大的水泥渣滓。

路旁还有那些被矩形混凝土板压坏的车辆，当然这些车也只剩下车架子了，那些有价值的和可能有价值的都被别人掏空了。

本来就已经四分五裂的路面在不均匀的地质变化下也变得难以辨析了。

走向下一个坡道，整个坡道让人们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平原。

边上的商品楼想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甚至可以看到楼房外板材与地基之间完美的切割。

这难以称之为道路的路边隔三差五还有这那种买东西的小摊位，大部分都是贩卖零件的，他们的摊位座椅边上十有八九都有着一个金属探测器。

继续大步向前走，无视着那些重复出现的挂满流锈的房屋和拦腰截断的立交桥，跨过分割作为南北区别的检疫隔离门。

当然在抗议和效果双重促进下这个检疫站组成的长城算是废弃了，整个检疫站也只是保留着门框的栅栏一类的东西。

过了检疫站没过多远，整个状况都发生了改变。

路面就像有一道贯穿东西的分割线，分割线的南边是废墟，而北边却是整洁的道路和楼宇。

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反差，要归功于弱电立场塔。

在这里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突破天际的如同电视信号塔一样的装置。

记得刚要去建造的时候，听新闻说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巨型装置的建立，大概的理由和当年一堆法国艺人拒绝埃菲尔铁塔的建成的里有差不多，只不过是加上了更多能让民众相信的伪科学内容。

比如说这么大的装置肯定会将北育（虽然当年并不叫这个名字，但是我并不记得了）地震带上的平衡破坏；阻碍北育的地下水脉；影响北风的流速造成污染物堆积；产生的电磁场会对人健康有害……当然我记得最扯的是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报纸宣称这个建在北育北的高耸入云的装置会影响北育的龙脉。

这种东西就当笑话听，当时我还在想，不就是一个高塔么，至于产生这么大的反应么？

后来，我第一次到北育，坐高速列车从隧道穿过山峦后，看到的第一个建筑，就是弱电立场塔。

这个机械仪器堆砌而成的高塔看资料有超过 13 千米高，塔顶的反应装置会将反应点圆半径 2 公里内的空气变成那种类似于膏状的东西并不断反应发出紫色光。

开始时我曾认为是等离子态的空气，但实际上是弱电在简并能量的不可避免的外泄。

我并没有去对这个装置做出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也不想对这个高塔的科研作用做出任何评价。

后来，我记得在灾难的时候，这个塔在不知道谁的操控下产生了人为的大量能量外泄，形成了一层物理影响上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削减、消除灾难中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波。

当然，这种超过当时理论水平的科技也是有作用范围的。就结果而言，也只能保护到这里，就是我脚踩的这个边际。

沿着平整的人行道走了几百米，就是公共交通的终点站了。

等了不到三分钟，车辆一如既往分秒不差地停到了车站口。

坐上空无一人的巴士，巴士平稳加速到了 60 英里每小时。

……

教室里安静得吓人。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在学校混了三年的老油条学生来说并不正常。

虽然现实中的确在任何老师的第一节课学生都会老老实实在地出席上课，但是很多老师的第二节课学生就会停止严肃了。

对于我而言课上大闹基本也不会特别多，毕竟我根本不在乎学生在下面是睡觉还是操作个人终端打发时间。

我可以让那些听我讲课的人的成绩提高，甚至可以无视那些不去学习的家伙。

这就是我当教师上的自信。

总之，从头开始确认吧。

平京“我记得虽然之前你们没有上过我的课程，但是我有要求你们完成一个小册子大小的理科综合检测。”

平京“当然这玩意开卷做和闭卷做不会有多大区别，甚至公开讨论我都不会加以阻止反对。总之，写了的同学就传上来吧，如果没写的就自己留着收藏吧。”

总共小三十多号人的班级只收上来而是份出头，我已经很满意了。

平京“这一沓你们写的东西我大概会花十分钟来评估，当然不会有准确的百分制结果，最多是以五分制来进行一个模糊的评估。”

平京“这分数是给我看的，你们看了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什么问题么。”

同学 A“那个，老师，我们怎么称呼你，还有这十分钟我们干什么？”

平京“额……你们叫我平老师就行，当然如果直呼我命“平京”我也不会介意，至于这十分钟……”

同学 B“自习行么老师？”

这个不懂事的学生突然插话，让我产生了一丝不悦。

平京“我就在刚才那个瞬间把自习的可能性否定掉了，这样吧，我一边批改，一边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将面对的差不多一个学期我会也至少会交给你们的内容。”

平京“我虽然还算年轻，但说白了是一个返聘老师，别想着贿赂我，就算贿赂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恩……不行啊，虽然有少数称得上是拔尖的，但大部分都是低分飘过。

这个叫寇浩宕的学生经典力学部分我是认可了，但是在基础量子电动

力学和统计量子物理学上基本就是得了一个零蛋，甚至环弦入门完全就是叫了个白卷。

平京“我就不明白了，这些内容虽然听着好像很可怕，但是只要把一百多年前那帮学者总结的公式套用一下就完了，你们却能跪一片。”

这已经算是比较好了的，还有更多的学生连数学 i 的内容都没有完全吃透，这样的话后面的“微观化学与键”“有机化学 1 北育版”什么的完全就和猴子做的选择题没有区别。

平京“麦克斯韦方程组我看也不比背平假名和片假名之间的对应难，你们怎么就没几个写对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牢骚，你们不想听可以趴着也可以。”

当然，我觉得经历了点击训练的猴子可能还会有更高的正确率。

有些学生后面的“经典相对论导论”甚至“环弦入门”有着看得过去的成绩，但是前面的错误也不少，完全就是不扎实而求助于网络的学生。

平京“对了，校长跟我说要管学生不去玩个人终端，我就在这里声明一下，被巡视的管理人员没收我是不会保护你们的。”

这里还有一个学生，虽然答案完全正确，但是就算是第一题都有缺少必要步骤的情况……虽然我很欣赏她，但是很可惜这并不能得分。

我用“她”作为人称代词，是因为她在落款处写着“诺唯”二字。

平京“恩，你们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

平京“烂。”

平京“给我上交的 23 份答案中，89% 的傅里叶变换需要重学；76% 的微观有机化学也是一样；65% 的量子电动力学……这个方面我倒是觉得挺意外的不错；相对论一半吧，看来大家科普都还不错；然后还有大概八九个个人的基础还是一团糟，我就不在课上单独讲了，我会直接把复习资料发到你们的个人终端上自己啃去。”

平京“至于那么几个根本没有交的，我就当没有你们这样的学生存在，你们爱来不来，我都不会去管的。”

平京“说实话这个班里竟然有优秀的学生，我很意外。山神同学，你有什么感言么。”

山神“我并没有什么感想。”

平京“我建议你至少说一点，至少这样遭受学校霸凌的可能性会小很

多。”

山神“我只觉得学习这种东西很有趣，仅此而已。”

平京“你能说出这个话引子就足够了，关于教学大纲我已经发给每个人的个人终端里就不做累述了，我就试着提起你们学习的兴趣吧。”

当然，后面的句子基本上是我昨天现找的。

平京“一个有着完备的逻辑思维训练的人，在事业的操纵上更容易获得成功。”

平京“换言之，如果你们的成绩能让我满意的话，肯定在自己未来的事业上有所作为。”

平京“当然比如说量子统计学和定向泛积分可以让你所有的思维竞技游戏更容易生出，比如国标麻将之类的……当然不要试着在赌场去尝试，经典的概率论就能把你打的体无完肤的，毕竟就算公平竞争你也没有赌场有钱。”

我就知道，没有人在听。

无所谓了，这是第一节介绍可，我根本不想像那些小学教师那样千方百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

下课铃声响了，学生纷纷走出教室。

虽然这姑且还算是义务教育的一部分，但这里的教课方式是大学的那种按照科目分配教师的。

对我的好处是免去了找教室的奔波，也不算坏。

平京“诺唯同学在么，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一下。”

那些无关的学生都离开了教室，只剩下一个端坐在书桌前的紫发少女。

平京“你就是诺唯同学对吧。”

诺唯“是的，我就是。”

平京“我看了你的答案，从结果上我是很满意的，但是……”

我犹豫了一下，而那一丝不苟地坐待有可折叠班子的椅子上的诺唯困惑地歪着头。

平京“你所书写的答案全部都缺少步骤，虽然选择题我管不了你，但是占 60% 权重的叙述题你缺少太多。”

平京“虽然你的思维逻辑上有着数学家的影子，但是那些判卷子的不是行尸走肉就是冰冷的机器。所以我要求你按照逻辑学清清楚楚地把过程写

详尽。”

平京“你一不是伽罗瓦二不是 PD 费马”

平京“虽然这里考的是数学物理化学，但卷子不是实验科学，不需要提出那些旧的经验所不能支持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就基本够用了。”

平京“我可能会在上课向你提问，我希望你能够到时候积极回答，听明白了么？”

诺唯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这是真正的肯定还是和日本人在听别人说话时发出的“はい”那样只是表示“我在听”的表示行为。

平京“好吧，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然后是内容的重复，但是下一个班的学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值得我眼前一亮的学生也没有那种查到让我印象深刻的卷子。

就这么又教了两节课，把这一个月所有到场的学生都教了一遍，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礼节性地在校门口登记，作为“我曾经存在于此”的证据之类的行为。

离开校园，太阳已经存在与地球的另一边，虽然春天即将来到，但是现在还在春分日之前，夜晚总比白天长上那么一截。

坐在有着极低底盘的公交车，原路返回。

虽然说南区是很落后，但我并不觉得很乱。

人们会在日光下很谨慎，在月光下为所欲为。

所以才有了什么“月相”对人的影响什么的。

当然，这玩意已经不会有任何作用了。

只要你能看到天空中的那环带之外的唯一的卫星，它就一定是红色的。

以前有人形容月亮是天空中太阳的收敛的样子。

当然那是诗歌的描述方法，我认为其可视大小就是伸展自己的手臂，让后和自己的大拇指第一关节所占的么视野面积差不多，有的时候万里无云可能会感觉上更大一点。

现在，“狡黠的月亮”是不存在的。

那东西只是一个巨大，表面有者难计其数的坑洼甚至都不太成球形。

因为当年的“灾难”整个卫星的表面都是融化了的呈岩浆状发出红光，卫星岩层高温分解出来的二氧化碳包裹着这颗如同地狱般的卫星，眯起眼睛

甚至可以看到卫星的光晕。

虽然这卫星离地球如此接近并体积巨大，但大家就当是习惯了一样，对天空中此等不平凡熟视无睹。

不过也是，那些抬头的人的工作都是由低头的人完成的。

就算古希腊有着在深邃的哲学遗产，值得那些大师豪杰当做文艺复兴的范本，也存在着远超过公民数量的外邦人和奴隶。

总之，这个卫星只是“挂在天空”罢了。

回到一片寂静的住所，走了不到十步就一头倒在床上。

平京“好累”

虽然我尽可能减少与那帮一窍不通的学生接触，但没想到会教课这么累人。

记得上次课没有这么累，但到时自己老了？

当然这不太可能。

翻了个身，平躺着凝视着天花板。

虽然这个建筑在二次出售时加固了整体结构，但是这种为结构性的天花板的老化与墙皮脱落就不算在内了。

油性漆，原子灰，墙板……

那些光鲜的装饰一层一层地被剥离，也就一些墙角有着哪些装饰的残余。

如果是刷上的油漆的话不会顺着墙流下来么，而如果是喷漆的画偶是如何避免涂料飞溅自己一脸的？

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维持自己思维活跃的伪命题，从床上翻下来。

现在是服务器使用的空闲期，基本上不会出现 80

将自己的个人电脑同步了 10% 的服务器运算量，决定玩点网络游戏。

现在的游戏真是厉害，记得在边罗刹的时候，我电脑唯一能玩的是那种用命令提示符拼凑的游戏，最多也只是那种跟 dos 系统没什么区别的 MUD 游戏。

对我而言，就算现在的游戏做得再真实再华丽，也不会和当年一样有趣了。

会试着将任意的道具

记得那是刚接触 mud 时，会试着将任意的道具相互组合，总会得到意料之外的惊喜。

当然玩网络游戏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我并不会将一款游戏当做“大型聊天室”的。

平京“这种采集任务加到游戏里纯粹是为了拉长游戏时间。”

一边弹手用鼠标在屏幕上点击关键道具，一边自言自语着。

平京“……为什么防沉迷系统会对一个成年人生效？我明明已经按照自己的身份证注册完了。”

看着自己已经被锁定了的经验槽，随手在网上查询到“必须要支付实体货币购买道具才能获得额外的每日经验”这样的信息。

怎么现在还会有如此让人不爽的设置存在？

算了，反正今天的日薪已经到账了，奢侈一把也没什么不好。

将今天的日薪全部打入游戏账户……好麻烦，这些点券金币都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玩意。

随手买了几个经验道具，继续打发我无聊的深夜时间。

平京“恩？竟然有人在游戏里找我，这么罕见。”

……

等等，不对劲。

为什么我会和陌生人聊如此长的时间……

我记得我在游戏中根本没有和对方有任何互动，为啥会找上我。

还有对方声称会用 7 折帮我兑换游戏内的道具……

结果并没有。

之前还说得好好的，甚至还确认了详细的步骤，结果还是没有回应。

而且在划账之后就完全没有联系了……

等等，难道说……

我被骗了，被这种低级的方式？

怎么可能？明明游戏中到处都标着不要相信官方以外的任何销售信息

……

我要静一静……

坏菜了

这可是我到时候三天的日薪的量就这么打水漂了，不对，打水漂还能听个响，这玩意连个屁都没有。

虽然这只是三天的量，但好歹也是北育的平均月薪了，我不甘心。

看来只能试着去用自己的能力去追溯了。

从游戏下手吧，虽然这个游戏很庞大且复杂，但是还有很多的部分使用 Unix 的老接口，当年虽然看着是很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现在看来完全是不用泡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破解的简单屏障。

好的，现在是进入运营商的管理界面了，虽然说理论上说这个层面上没有了那些用了超过三十年的老程序，但是我这里还有一份标准的密码测试包。

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只是包含着那些“qwerty”，“Password1”之类的无脑密码而已。

当然，在这超过 300 个管理层级别的账号里，肯定有那种不动脑子设置密码的。

就这样不断地逆向追溯，还是在了一层防护上卡住了。

平京“为什么这个账号会挂在这个网络系统上，还用和这个网络性质相对的洋葱网络外挂……”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能做带这种地步。

不对，是谁能够有权利在统一网络上刮一层多层匿名网络系统……

平京“虽然如此，还是不甘心啊。”

虽然会导致额外的支出，但也只能去找美香纸了。

平京“美香纸，在么？”

美香纸“老板有需求我就会出现，有问题么？”

平京“你帮我去追溯一个账号的信息，所在地密码之类的哪个都行。”

美香纸“那可不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啊，老板。”

平京“反正你的老板我已经被坑了一把钱了，在当一次冤大头也没有区别。”

平京“成了到时候打给你 13000 当做报酬，是个人资产转移，不包税就是了。”

美香纸“其实那些合同之类的都无所谓，老板的所有发言都没有违约过不是么，只要老板开价我就会帮忙的啦。”

平京“恩，我是追查到 xxx.xxx.xxx.onionplus 就不能往下追溯了。”

美香紙“洋葱网络的破译对老板来说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么？”

平京“你不仔细看看，这个域名之前的指针是指向统一网络的，这玩意我可没有破解的经验，我也不知道这玩意是怎么和统一网络融洽的运行的。”

美香紙“恩，所以你就推给我了么……这玩意我还得去从我的那台老古董，我要加价，老板”

平京“我就猜到了，2000 不能更多”

美香紙“诶？我想加到 16000 的。”

平京“不行”

美香紙“诶，为啥啊，一千块也不给我更多。”

平京“因为那是风险收益的阈值，高一点我宁愿选择放弃。我可不相信什么神灵，甚至我还想隔扣你的报酬。”

美香紙“因为你口中的墨菲定律？”

平京“是的”

美香紙“那样你可不会找到女朋友的，活该老板到现在都是光棍。”

平京“……我不想和你说话，很多时候。”

美香紙“然而对话还在进行，不是么？”

平京“所以，就 15000 了，我已经把钱打给你了。”

美香紙“我可不保证能够成功啊，老板”

平京“我所谓，反正这个价格是包含失败的成本的。”

……

美香紙“虽然说很有挑战，但也难不住我。”

平京“动作很快嘛，怎么样了？”

美香紙“这样如同跳骚不断变换的端口连接虽然说是难以持续追踪的，但是可惜我已经看破了其中的伪随机规律，直接强行模拟了对方的连接模式进行持续的渗透，然后得到了真正的 ip 地址，还是 ipv4 的，真的是很罕见。”

平京“你给我等等，你的意思是你找出了椭圆曲线密码的几个关键标量然后直接从曲线上把密码找出来么……”

美香紙“本质上说就是这样”

平京“也就是说就算这样你也只是找到了地址，没有其他的了？”

美香紙“没有了”

平京“……那你就把地址告诉我”

美香紙“220.1xx.x.xxx”

平京“等等……这个 ip 看着很眼熟。”

美香紙“没错啊，我还确认过，就你家楼上……”

平京“你确定这不是个肉鸡 ip？”

美香紙“我怎么会在一个肉鸡上停滞不前，这当然是那个源信息的发出者的 ip 了。”

平京“我就信了你的邪，那就当你完成工作了。”

美香紙“谢老板开明。”

关上聊天软件，将自己从工作台前推出来，转椅也因此碰到了后面的障碍物。

Chapter 4

分歧的章节

包含六层能够住人的也就五间，有三件事别人挂名的空房，还有一个我记得老人是自然过世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子女过来继承遗产。应该也不会有人要这里的房子吧，毕竟没有什么伴随经济增值项目。自从去年夏天那个老人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知道老人死去也是再后来确认产权的时候知道的。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长期有人居住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看到甚至听到门打开的声音，从外面看那件住户的阳台一直都保持着灾难之后的样子，在阳台边上的碎玻璃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位置。外面看也是如同没有通电一样。在这自立建筑生活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在公摊面积里我就没见过那个神秘的七层住户。

平京“这个世界真是小到让人讨厌”

顺着楼梯走道七层，门口已经看上去很长时间没有打扫了，就连门把都有一层明显可见的灰尘，很难让人联想到这里有人居住。

随意观察了一下，们的旁边没有任何类似于命令的装置，就算向我的门口的那种敲门器都没有，只能直接用指关节敲打门房。

平京“有人么？”

但是没有任何回答，在又试了几次后就用手锤房门，用更高的音量喊。

平京“亲人有人在里面么，这里是住在六层的平京，如果有人请回答。”

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就不信你的邪，今天非要把这个门打开不可。

.....

没想带根本没有门锁，外面看着这么坚固的防盗门就像普通的木门那样被推开了。

平京“私自进来失礼了。”

虽然这么说，但是里面还是没有回应……这不太正常。我不是过度信任美香纸，只是因为她给了我全面的追溯材料，我能够确认这次她的工作没有糊弄我就是了。

当然，这更加可疑了。

??“谁啊，竟然连门也不敲”

平京“恩，看来果然有人在里面啊，没白费我一番功夫。”

??“话说你是谁啊，私自进别人的”

平京“我是谁并不重要，更关键的是你需要还钱。”

??“我和你认识么？我认为我应该报警了。”

平京“现在还这么说的，骗子，该报警的人是我。只是我很清楚就算报警了那些条子也不会来这里的。”

??“所以说你到底是谁。”

因为这个房间用遮光窗帘拉上，所以唯一的光源是这个人使用的屏幕。

不过不可思议的是其屏幕是用阴极射线管做为输出源，所以整个房间都是以屏幕上的主演颜色作为基调照明的。

对方终于转过身，我也因此得以看到对方的相貌。

对方是个女性，看起来有一些不健康的纤细，头发虽然不长但也有一些的打绺与卷曲。穿着的是陈整蚕的夏季校服

然后在外面还套着一件看起来比较厚实而又没有任何特色的红色运动服，唯一能称得上装饰是从袖子连到肩膀的几条白线。

平京“恩，想不到竟然还是学生啊，把名字报上来。”

??“都来到这里了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你不觉得可悲么？”

平京“再可悲你也想不到我是一名教师，恩，这样就好办了。”

??“什么？你在说什么？”

平京“喂，是周校长么，我啊，是我平京。”

??“你在干什么啊！”

平京“我就直说吧，是不是有一个拒绝来学校的学生？恩，我认为是高

二的女生。”

平京“哦哦，还真有啊 Спасибо，那这个学生就由我管了。什么？没问题，毕业班的学生就不用你这么操心了，有我在你还不放心？”

挂断电话，现在的我充满了主导权。

平京“陈天琪同学，虽然现在你已经不在义务教育阶段了，但是学校发现因为你没有相应的监护人，所以就由我来管理了。”

陈天琪“……我选择服”

平京“好了，你就老实把网上骗的钱还回，当然我是指昨天的那笔。”

陈天琪“原来是这样啊……”

陈天琪“真是遗憾，就算已拥有所谓确凿的证据，也从我这里拿不到一分钱。”

平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天琪“你只是被监护人财产的代管人，而非财产的所有人，因此，平京先生是不能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

平京“但那时我的东西啊！”

陈天琪“只可惜你所谓的证据是非法获取的，而‘非法获取的物证所采用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会让你所有的证词站不住脚。”

平京“也不知道是谁非法侵入并更改统一网络的”

陈天琪“这句话我原句奉还，当然你认为就南区的民事法院会知道统一网络的一分一毫？”

平京“我很抱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给你们这样讲。我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

平京“你给我从明天开始乖乖上学去！”

……

恩，很好。

平京“恩……看来我私下作的工作也是有成效的……总之……我也得到了一些要求，吗……那叫什么来着……第一次模拟。”

平京“我记得是这个名字……总之，在前一个月的学习一定是基于一次模拟的教育大纲施行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然后，那个新来的老学生果不其然发话了。

陈天琪“我能够免去补习么，我想我进行测试的话标准什么的肯定不会

成为问题。”

平京“很好，下一个问题。”

陈天琪“I am angry!”

平京“好吧，那让我们先从多元微积分开始作为基础吧……毕竟我认为这只是单变量微积分的拓展而已。你们只需要了解思路，无需进行繁复的计算。毕竟这玩意的计算量随变量数的增长使指数形式的。”

然后，就是我的念书时间。

可能有人会疑惑，为什么这些中学生需要接触这些曾经大学生都感到无比头疼的高等数学内容。

关于这点，我只能说这帮大脑都没有完全发育的孩子，是肯定不能够“理解”这些内容的，只可能“运用”其中的方法。

换一种理解方式……就算一个硅板计算机的功能是图灵完备的，也不会理解 2×3 和 3×2 的区别。

计算机只会加法，当然这是由于其逻辑门原理的缺陷造成的。

而这些乳臭未干的小鬼们能够使用这些集合论下的一个个进化总结也是类似的。

就算他们能够灵活的运用 $\frac{\partial f}{\partial x}$ 进行梯度的运算，他们也是不会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偏导数是不完备的。

当然，现在的物理学也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工具的本质了，不过这也和这帮小鬼们的关系就更小了。

他们只是在幼年期进行了不同于一般的感官刺激……具体怎么样的刺激我也没有体验过，不过相关的论文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一个人的个人存在本质上是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反馈双方向交互而形成的。

当然……我读完了以后只是感觉那是一个被点明了的废话。

反正不管是脑后插管还是戴铝箔帽子，很多进行重组后的数学知识就这么灌输到了那些还没有完全发育的海马体里。

总之……知道了理论，去对症下药也会容易很多

对他们教学，只用表述问题特征和相应的解决方法就可以了……高度模式化，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思路可言。

如果现在大家都用的是过去被称为高明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方法还能够称之为“高明”的话就实在是太可笑了。

这也只是“常识”的一部分了，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知识之中难以抹去了。

总之，今天是过了一遍从多元函数到拉格朗日乘数的内容，不过我估计关于 **Lagrange multiplier** 的内容肯定还得花一天才能够给他们讲清楚。

方法并不复杂，但是运用描述困难。

而拥有这种特征的理论数不胜数，我想这是那种刺激下所了解的只是难以触及的。

不软如何，我以极高的压缩率将一天的课程用一个上午就讲完了。

虽然说现在陈天琪名义上是我的被监护人，但是她一下课就跑得没影了。

当然，我也不在乎这些，多一事总是比少一事要来的麻烦。

回去的路上，是没有什么店铺的。或者说真正的那些能做到店门大开的店铺也只会存在于治安相对稳定的北育市中心。

虽然我这边并不安全，但是我确认是没有人会对我造成威胁的。

当然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强大的能力，而是因为我知道如何伪装自己。

如果说所有的行为都有代价的话……对于我而言更多的是阿尔卡蒂奥被奥雷利亚诺推翻了……

在自己重复着曾经已经实施过不可数次数的不精准分析后，我让自己放空意识行走。

然后，我走到了这家店前。

周围都没有基座能够称之为“完整”的建筑，但是一些只有一个点是个例外。

虽然建筑的上半部分已经坍塌，外墙的保卫玻璃也没有留下任何一块完整的在上面，但是三层以下以框架结构搭建的部分却非常完整。

整个检出就挨着已经废弃了的主干线。里面已基本上长满了杂草，大部分的墙壁上的油漆已经脱落，能看到冷灰色的腻子 and 发白的混凝土与少量折出来的钢筋，地上也散布着各种残渣，从高出掉落的餐车到天井的承重梁。

而在这混乱的边缘，有一家店铺却依旧没有打样。

里面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整个店铺用米黄色的墙纸和深色木头做防护的装饰，却很别致的用汞离子荧光灯作为照明光源。

里面也不卖什么值钱或者生活的必需品。

当然，对我来说基本上也算是必需品。

那是一家咖啡店。

准确的来说是一家 pub，但是据我的询问老板是不会进新酒品的，而咖啡就算是再偏门的品种都会及时补货。

就结果而言，这家 pub 是没有任何酒精而却有很多的咖啡因。

我当时随口说

“你干脆改店名为咖啡馆吧”

后来，我记得连前缀都改了，现在是叫做“胜利咖啡”

以前我记得叫做……

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直接推开了咖啡馆的门。

“欢迎光临”

虽然从功能上说是一个咖啡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将其带入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的咖啡馆是明显不合时宜的。

这里没有除了店主以外的任何工作人员。

而店主也比起待客之道更注重对咖啡的冲泡和店里的安全。

虽然我来的时候都不会有其他的客人，但是店长说还是有稳定的客源的——当然我也算在其中之一了。

店员“很久不见嘛，这次你是要美式咖啡么？像以往那样。”

平京“不用，这次我不要 750cc 的咖啡，我要两分的那种浓缩，当然是在这里，不用纸杯带走。”

店员“espresso 是吧，要什么别的东西么”

平京“什么都不用加，连 crema 都不用”

店员“加入咖啡脂不会有任何多余的花费……”

平京“我不喜欢，所以不用。”

好像店员在期待我去将咖啡豆里面那如同糖浆的高能量胶体打在咖啡的顶层一样，虽然本质上说也不是什么有毒的东西，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好的选择。

店员“请等待十分钟。”

因为没有连续的客流，所以这里连热水都是来了客人现煮的。